

永樂大典

卷一萬五千一百

四十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五千一百四十

八隊

隊

洪武正韻杜對切。羣也。又見下。許慎說文隊從高隊也。从自冢聲。徒對切。徐鍇通釋類隊字。本無土也。徒佩反。顧野玉玉篇他類切。落也。辰也。司馬

元類篇杜罪切。又徐醉切。墓道也。兵械韻補叶音直類切。司馬相如上林賦。批嚴衛操奔揚潯沛臨坻。注整護潯實。隊。文選作墜。毛是禮部韻卷小

陣也。郭守正紫雲韻詩為圖之基隊。中庸霜露所隊。並音墜。韓道昭五音類聚失也。又部也。百人也。楊桓六書統定母隊。从高落也。說見真韻。激母

余見真韻。郭母。隋煬古文。熊忠韻會舉要做濁音。羣隊也。又荀子仁人之兵兌。注兌。猶聚也。與隊同。趙謙聲音文字通。隊隊。定以切。並羣聚也。又小

隊也。方音見上聲。又勛隊。惡人作隊。某。隊。南嶽集韻。見杜从非。韻會定正字切。定會。定亭因隊。書。隊。南嶽集韻。見杜从

韻

餘銜

隊

並六

書統

書

隊

宋龜碑見

草

隊

皇

隊

隊

張錦

隊

隊

鮮于

隊

鮮于

永樂大典卷五千一百四十

一

儀衛旗隊

新唐書儀衛志。清游隊。建白澤旗二。各一人執帶。橫刀。二人引。二人夾。皆帶弓箭。橫刀。左右金吾衛。折

衛都尉各一人。帶弓箭。橫刀。各領四十人。皆帶橫刀。二十八人持稍。四人持

弩。十六人帶弓箭。朱雀隊。建朱雀旗。一人執。引夫皆二人。金吾衛。折

衛都尉一人。主之。領四十人。二十人持稍。四人持弩。十六人帶弓箭。又二

人持標稍。皆佩橫刀。標稍以黃金塗。赤龍旗十二。執者戎服大袍。副竿。各

各一人。執。戎服大袍。分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主之。大將軍各一人。檢校

二隊。玄武隊。建玄武旗。一人執。二人引。二人夾。平中。黑柄。黑。大

口。左右金吾衛。折衛都尉。各一人。主之。各引五十人。持稍二十五人。持

弩五十人。帶弓箭二十人。又二人持標稍。諸衛仗門隊。長槍隊。與諸隊相

同。青旗仗第一。應龍旗隊。黃旗仗第一。鳳旗隊。赤旗仗第一。鳳旗

隊。白旗仗第一。五牛旗隊。黑旗仗第一。黃龍負圖旗隊。青旗仗第一

二。玉馬旗隊。黃旗仗第二。角端旗隊。赤旗仗第二。飛黃旗隊。白旗

仗第二。飛麟旗隊。黑旗仗第二。黃鹿旗隊。青旗仗第三。三角獸旗

隊。黃旗仗。第三赤熊旗隊。赤旗仗。第三吉利旗隊。白旗仗。第三駃騠旗隊。黑旗仗。第三駃騠牙旗隊。青旗仗。第四白狼旗隊。赤旗仗。第四兕旗隊。白旗仗。第四鸞旗隊。黑旗仗。第四蒼烏旗隊。青旗仗。第五龍馬旗隊。赤旗仗。第五太平旗隊。白旗仗。第五犀牛旗隊。青旗仗。第六金牛旗隊。白旗仗。第六駃騠旗隊。白旗仗。第七駃騠旗隊。白旗仗。第八駃騠旗隊。黃旗仗。又有夾鼓隊。親勳翊衛仗。相各三隊。殿角隊。次左右金吾衛辟邪旗隊。折衝都尉各一人檢校。餓鶻隊。隋書列傳。劉昶子。居士聚徒。昶每執原之。每大言曰。男兒要當耕頭。反縛蓬蔭上。作獠儻取公卿。子弟旅力雄健者。輒將至家。以車輪括其頸。而棒之殆死。能不屈者。稱為壯士。釋而與交。黨與三百人。其趨捷者。號為餓鶻隊。其武力者。號為蓬蔭隊。韓鷹。世太。連騎道中。啟擊時令。多所侵奪。長安市里。無貴賤見者。皆易。

回鶻隊

五代史前蜀世家王衍傳。唐師所至。州縣皆迎降。衍留王宗弼等守緜谷。遣王宗勳宗儼宗暹率兵以拒唐師。宗勳等至三泉退走。衍詔宗弼誅宗勳等。宗弼反與勳等合謀。送欵於唐師。衍自緜谷運至成都。百官及後宮迎謁七里臺。衍難宮人作回鶻隊以合。

永樂大典卷萬五千百甲

控鶴隊

折津志拱衛司所管之控鶴也。乃御前只孫校尉也。其服帶。交脚幘頭。擊執幡幢傘蓋者。自有執事。服色靴巾。每二十人有一押直官。騎分左右。如是者。二三里路遠。皆譽駕之儀仗也。上位校尉二十六百。正宮同上。二后六百三十。三后二百。太子二百。撒過后一百。續添一百。服色白花。撒子六花。只孫青紅。每一名。俸鈔八十兩。

渾脫隊

唐書列傳中宗時。清源尉呂元泰。上書言。于校尉。在順承門北。石橋南。西巷內。時政曰。此見坊邑。相率為渾脫。駃馬胡服。名曰蘇幕遮。旗鼓相當。軍陣勢也。騰逐喧譁。戰爭象也。胡服相散。非雅樂也。渾脫為號。非美名也。安可。以禮義之朝。法胡虜之俗。非先王之禮樂。而示則於四方。書曰。謀時寒者。何必羸形體。謹衛路。鼓舞跳躍。而時寒焉。書聞不報。此蓋并論。寒胡之戲。唐史傳於宋務元。傳末。元泰竟亦不顧。近世風俗。相尚。不以公私宴集。皆為安曲安舞。如初海樂之類。殆猶此也。

勝隊

宋史。靖康元年。除范致虛為陝西宣撫使。金人分道再犯。京師。詔致虛會兵入援。時有僧趙宗印者。善談兵。致虛以。

便宜假官。俾充宣撫司參議官。兼節制軍馬。宗印以僧為一軍。號專勝隊。童行為一軍。號淨勝隊。致在勇而無謀。委已以聽宗印。宗印徒大言實木。嘗知兵。使其兵。淨勝隊。上。赤心隊。宋史列傳劉晏。字平甫。嚴縣人。入達舉進。為金人所敗。

士為尚書郎。宣和四年。率家數百未歸。授通直郎。金人犯京師。以晏為達。末兵。號赤心隊。建炎初。擊淮西賊丁進。進黨頗眾。晏所提赤心騎才八百。乃為五色旗。使騎兵持之。循山而出。一色盡。則以一色易之。賊見官軍。果日不絕。顏色各異。遂不戰而降。同命隊。北。盟。

結隊法。續通鑑長編神宗熙寧九年五月辛酉。詔諸路保甲。保給之一圖。結隊之法。三人為一小隊。三小隊為一中隊。五中隊為一大隊。并引戰一人居前。擁隊一人執刀居後。保二人居左右。執旗一人居中。凡五十人。皆選士也。有馬人與無馬人。各為一隊。隊中兵械。或純用一色。或雜用弓弩。刀斧。槍楯。皆於結隊時。商定教習。作隊。

法。宋史張魏公浚奏。諸軍結隊之法云。臣契劬諸軍。當結純鎗純弓純弩隊。槍之隊在前。弓次之。弩次之。其弓弩手。各帶刀斧。每隊九十人。通九隊作一都。九都為一陣。緣弓可射八十步。弩可射二百餘步。虜騎若近。先發弩槍。弓隊小坐。次發弓。若至前。則純槍之勢甚壯。可禦馬足。鮮有不勝。舊常以此行下諸軍。韓世忠等用此。後來更改不常。名為花裝。後使觀者。臣恐弓弩數少。鎗手又散在隊中。參錯失叙。不能破虜。如合聖意。伏乞批付臣行。下。女兵分隊。史記孫武傳孫武子。以兵法見於吳。諸軍遵守施行。王闔廬。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

於是許之。出宮中美人。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為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為隊長。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為隊長。復鼓之。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拜。絕。無敢出聲。自當一隊。西漢。書李。

陵傳。陵為騎都尉。差張掖。天漢二年。貳師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召陵欲使為貳師將。輜重。陵召見武臺。叩頭自請曰。臣所將。七連者。皆荆楚勇士。材劍客也。力能虎。射命中。自願得自當一隊。到蘭干山。南。以分單于兵。母令專向貳師軍。績後漢書。文聘傳。曹孟立。進。

者。皆荆楚勇士。材劍客也。力能虎。射命中。自願得自當一隊。到蘭干山。南。以分單于兵。母令專向貳師軍。績後漢書。文聘傳。曹孟立。進。

者。皆荆楚勇士。材劍客也。力能虎。射命中。自願得自當一隊。到蘭干山。南。以分單于兵。母令專向貳師軍。績後漢書。文聘傳。曹孟立。進。

聘將長安鄉侯假節與夏候尚圍江陵將別也。馮口。行裝就隊。

續後漢書

止石梵。自當一隊。禦賊有功。後遣將軍封新野侯。列傳。未然。字義封。長不盈七尺。氣候分明。內行脩飭。其所文米。惟施軍器。餘皆質素。終日欽銘。常在戰場。臨急膽定。尤遇絕命。雖世無事。每朝夕履。鼓兵至營者。咸行裝就隊。以此。

徐整行隊

三國志魏于禁傳。曹操與張繡戰不利。軍敗。還舞

玩敵。使不知所備。故出輒有功。陰。是時軍亂。各開行。求操禁。獨勤所將數百人。且戰且引。雖有死傷。不相離。虜追稍緩。禁徐行隊。鳴鼓而還。操說謂禁曰。清水之難。吾其急也。將軍

臺見留隊

南史宋高祖記。帝將薊既召太子戒之。又為

在亂能整。討暴堅壁。有不可動之節。雖古名將。何以加之。手詔。朝廷不須復有別府宰相。帶揚州。可置甲士千名。若大臣中任事。宜有爪牙。以備不祥。人者。可以臺見留隊。給之。有征討。悉配以臺見留隊。行

鳴鼓嚴隊

新唐書張巡傳。巡戰敗。尹子琦以功拜御史中丞。巡欲乘勝擊陳留。于琦聞。復圍城。巡語其

下曰。吾蒙上恩。賊若復來。上有死耳。諸君雖捐軀。而實不直。勳。以此痛憐。聞者感。乃推牛大饗。悉軍戰。其五月。賊刈麥。乃濟師。巡夜鳴鼓嚴隊。若

永樂大典卷萬五千一百一

四

將出。賊中。俄息。賊現城上。兵休。乃弛備。植旗立隊。

宋史荆嗣傳。

巡使南齊雲等。開門徑抵于琦所。斬將拔旗。副從田重進。征遼兵也。直谷峇。賊乘夜圍直谷石門二峇。重進令嗣以平

五百濟之。嗣曰。賊多援。寡難解。重進憂之。嗣乃中夜。匹馬詣延美。邀救。延

曰。敵勢若此。何可解也。嗣曰。請移全軍。就平川。植旗立隊。嗣操二三百人。張白旗於道側。彼見旗幟。綿亘連甚。必謂大軍繼至。嗣自以所部五百人。

疾驅往。聞必克其峇。張旗閱隊。全史列傳。時全將殺美。宋師至。延美許焉。果如所料。張旗閱隊。魏州。宋人每旦出城。張旗閱隊。

抵暮而還。道隘。騎不得逞。殺美先使人伏兵。明日。城中人出。聞如遣。前。金軍登城。拔宋幟。立金軍旗幟。宋兵後者。望見之。不敢入。遂降。

兵分隊。宋史張肯守南劍州。連福建路轉運判官。未行。會范汝為。今城中殺牛手。奉作肉事。仍多具飯。將戰。則食第一隊。人既飽。遣之入。使食第二隊。合處所。遣兵力將困。即遣第二隊。人倍代第三至。五六隊亦

如之。更迭交戰。士卒飽而力。詔兵署隊。金史宣宗紀。貞祐四年。十月庚午。詔宿糧州。不之。敵中流矢死。衆遂敗走。

屯兵。其發民為兵者。就署隊長。以自防邊。續通鑑長編熙寧元年十一月

就署隊長。以自防邊。詔兵擺隊。唐千朔。詔郊禮。以不聽樂罷請

瑋。權校。牙隊。舊唐書昭宗大順元年。朱全忠選汴卒三十。為張濬牙

長隊。後晉紀已未。杜威獻部曲步騎合四十人。并鎧休庚

中。又獻粟十萬斛。芻二十萬束。云皆在本道。帝以其所獻騎

兵。隸色聖。步兵隸護國。威復請以為衛隊。而粟賜皆仰弊官。帳前

四隊。臨安志。帳前四隊。在府治大門內。元額二百六人。趙安撫與

熙元年。趙安撫與憲。搭材隊。百二十八人。淳祐四年。趙安撫與

憲。來蘇隊。金華子杜邠守揚州。耽於遊宴。宣宗送在銓為代。詩曰。

公。杜頌。菩薩蠻隊。杜陽雜編。唐懿宗。敬天竺教。朔脩安國寺。華

街之。為寺。賜朝官已下錦袍。李可及。天魔隊。十六天魔樂隊名。元史順

帝。教數百人。作四方菩薩蠻隊。帝。天魔隊。帝。至正十四年。帝。忘於

政事。荒於游宴。以宮女三聖奴。妙樂奴。文殊等三十六人。按舞名為十六

天魔。首未髮。數辨。戴象牙佛冠。身披纓絡。犬紅銷金長短裙。金雜襖。雲有

合袖。天衣。綵帶。鞋襪各執。加巴剎。殿之器。內一人執鈴杵奏樂。又宮女一

十一人。練髻髻。執帕常服。唐帽窄衫。所奏樂。用龍笛。笛管。小鼓。箏。琵琶。笙

胡琴。響板。以宦者長安。送不花管領。宮中。諧佛。則按舞奏樂。官受秘密

戒者。得入。餘不得預。雲谷野人集。天魔樂歌。仙娥縹渺下清碧。露臉疑

紅。開嬌色。剪月為瑤照。兩耳染煙作紫。通半額。清軍殺裏奏管絃。楚臉使

倚。派雲滑。龍頭滴酒不知情。鷓人唱曉。銅壺咽。行樂誰知急景移。自謂軋

坤。豈崩裂。黃塵忽起三山下。歌土從教草。嘆百年隊。太平廣記

燕。滅。角聲滿空。春色燒。陽鳥却向東方白。團雲隊。雲仙散錄。姑城前後記云。太守

主。亮。上與淑妃。慟哭日夕。傷心。桂意。李可及。進百年曲。更教千數人。作嘆

百年隊。取內庫珍寶。形成首飾。重八百。臣官。絕。作魚龍波浪文。以為地衣。

而一舞。珠翠滿地。後可及。女童隊。小兒隊。錢園山叢談。神龍初

官。歷大將軍。賞賜。盈萬。容粉淡粧。使侍閣。下。號曰團雲隊。

之。今謂用媚。則君臣亦不合禮。改為女童隊。小兒隊。於是樞密使親王宗室。皆得列位與宴矣。**女隊** 太平廣記示明。為襄州點山燈。

一上油二十石。李昌夔為荆南打獵。大修富飾。其妻獨孤氏。亦出女隊二十人。皆著紅紫繡襖子。及錦鞍鞵。以私郡府。亦因而空耗。**見王**

節勾隊

宋劉行簡荅溪集雲霄在望。遂勝北極之尊。劍佩相磨。共登南山之祝。宜命編躑之侶。少資和樂之容。緩引笙簧。舞童之

勾隊

宋洪适盤洲集。蓋聞五領分疆說。香禹之太府。一尊屬客。見南伯之高情。撫遺事於前聞。慶新詞而屢舞。官商遞奏。

勾小兒隊

宋葛勝仲丹陽集。沖中擊筑。爰取成童。沂上舞。亦皆稚齒。宜命兩髦之侶。未參八佾之朋。上

備皇歡。教坊小兒入隊。聖神有作。適臨夢日之期。穉孺何知。共樂高雲之會。欲陳蹈厲。豈問賤微。上悅天顏。教坊小兒入隊。有未青佩。入道紫

庭。謠於原衡。雖莫知先之力。執其羽籥。頗能舞舜之功。上奉皇威。教坊小兒入隊。幸侍玉堂。集蕭韶。迭奏通天地。以均和。替組相趨。協君臣之同樂。

宜命垂髫之侶。未陳舞象之容。徐韻官商。教坊小兒入隊。絲竹凝和。已合雲成之奏。聖賢同樂。式均蒲藻之權。宜延佩謀之重。未幼交竿之舞。徐

永樂大典卷二萬五千四百一

六

韻官商。教坊小兒入隊。畫滿舒遲。仙韶嗚緩。宜召兩髦之侶。未陪萬舞之儀。徐韻官商。教坊小兒入隊。治平八廟圖。金匏合奏。保僧垂谷。玉砌

風儂。錦茵霞爛。盡引佩觿之侶。試陳舞羽之儀。上奉宸顏。教坊小兒入隊。**勾女弟子隊** 宋章惇王

轉彤墀。香飄蘭席。宜旅陳於舞綴。以仰奉於宸儀。上悅天顏。兩軍女弟子入隊。又伏轉丹塗。香霏楮案。宜命霞柱之列。未呈雪袖之容。徐韻官商。兩

軍女弟子入隊。**勾女童隊** 宋葛勝仲丹陽集。金胥報漏。移春刻於翠壺。玉笋分班。望威顏於交戟。宜有散花之女。未

趨執籥之群。上奉宸歡。兩軍入隊。樓嬌舞顏。八巫山之曉夢。輕徐蓮步。起洛浦之香塵。上奉宸歡。兩軍入隊。漏傳九禁。共欣化日之舒。香花履

千官。再望清光之粹。穉。宜趣翳鸞之侶。未**問隊** 宋劉行簡荅溪集。命儀舞鳳之庭。上奉威顏。兩軍女童入隊。侶嘯倚。有翩若鸞鴻

之態。整衣搖珮。豈暮為行雨。問小兒隊 宋葛勝仲丹陽集。騷人之人。未近台階。盡言爾志。就列方陳。折俎之儀。俛

于盈庭。必有交竿之技。未知來意。宜悉備陳。婉孌千童。南在垂髫之歲。跳踉九陛。將陳香袖之能。儻有所陳。雅容上奏。婉孌成童。方在垂髫

永樂大典

卷一五一四〇

之歲。回翔就縱。可觀佩練之容。必有所陳。雍容奏對。章傳玉堂。集廣樂依
庭。華茵布地。何爾重購之倡。未瞻宸展之嚴。必有叙陳。分明敷奏。天日
澄清。榮瞻於法。君臣和樂。美屬於慶辰。何其垂練之重。**問女童**
未造金丹之地。遠迤並列。儀敏可觀。必有教陳。雍容上奏。

隊

元絳左肅前臨。正鬱意之在望。華桂旅進。忽辨澤之微聞。進步稍前。
自陳未志。穿赤羽以翱翔。動華桂而容裔。遂瞻繡展。欲步花茵。容

通天階。志

放隊

宋劉行簡。昔溪某回。雪輕。既呈於楚。舞行
陳未志。雲流轉。宜返於巫陽。再拜台階。相將好去。**放小**

兒隊

宋葛勝仲。丹陽某佩。粉紛集。各有介壽之誠。葆倫相輝。曲盡衷
功之妙。既成文於丹階。盡退步於原衡。再拜天階。相將好去。

移禁漏於金盃。轉花陰於玉軼。管蕭告闕。羽籥言旋。再拜天階。相將好去。
日轉鼉。樂成鸞。既曳裾而復繼。宜整袂以言旋。再拜天階。相將好

去。章傳玉堂。集金盃。漏。玉案香濃。天酒千鍾。春簪纓之具。醉重衣五絲。
促步武以將歸。再拜天階。相將好去。香飄。酒溢。衛。拱。歌。時。委

朝紳。而具醉浴。沂樂聖。曳童。練以言歸。再拜丹輝。相將好去。鳴球應傳。
正資。輝露之歡。佩。揚。庭。已。盡。迴。風。之。妙。宜。丹。垂。髻。之。列。暫。連。舞。羽。之。階。

永樂大典卷萬壽百甲

七

再拜丹輝。相將好去。日轉禺中。溢榮光於藻。惟。**放女弟子隊**
歌餘沛上。收妙舞於青。杵。再拜天輝。相將好去。

章傳玉堂。集香。鼓。麟。惟。聽玉漏之頻移。日轉文。前。顧。霓。裳。之。久。駐。已。盡。七
盤之妙。宜還三洞之遊。再拜天階。相將好去。日華。移。刻。樂。節。成。文。回。雪

輕盈。已呈妍於帝所。凌波。派。轉。宜。近。步。於。人。間。再。拜。天。輝。相。將。好。去。六
英。雅。奏。久。留。調。露。之。音。八。偷。妍。姿。已。盡。流。風。之。妙。宜。趣。凌。波。之。步。言。歸。架

浪之奉。再拜天輝。相將好去。**放女童隊**
元絳霞衣。久駐。極望雲。就日之。滅。華
輝。相將好去。翟。初。陳。盡。回。雪。派。風。之。妙。誤。游。帝。所。

却步人寰。再拜天階。相將好去。**遣隊**
洪。遠。詩。十。眉。爭。豔。眼。波。橫。規。袖。回。風。舞。已。成。絳
天階。相將好去。蠟。飄。花。香。卷。穗。月。林。鳥。鶻。兩。三。聲。歌。舞。既。終。

相將好去。**舞隊**
潛。夫。稱。大。小。全。棚。傀。儡。查。查。鬼。者。大。李。大口。一。字。口
好去。賀。豐。平。長。狐。歛。長。頭。兔。吉。无。毛。大。伯。吃。蓮。大。慈

兒。羅。姐。麻。婆。子。快。活。三。郎。黃。金。杏。倍。判。官。快。活。三。娘。沈
承務。一。臉。膜。猫。兒。相。公。洞。公。箭。細。姐。河。東。子。黑。蓮。玉。玦

兒。交。椅。夫。棒。屏。風。男。女。竹。馬。男。女。杆。歌。大。小。斫。刀。鮑。老。交
衰。絕。老。子。弟。清。音。女。童。清。音。諸。國。獻。寶。六。國。朝。四。國。朝。穿

心園入貢。孫武子教女兵。遺雲社。緋綠社。胡女。鳳阮嵇琴。
 撲胡蝶。回陽子。大樂。瓦鼓。焦鏡架兒。喬三教。喬迎酒。喬
 親事。喬樂神。馬明王。喬捉蛇。喬學堂。喬宅眷。喬像生。喬師
 娘。獨自喬地仙。早划船。教家。裝態。村田樂。鼓板。踏蹠。
 撲旗。抱鐸裝尾。獅豹蠻牌。十齋郎。耍和尚。劉家。散錢行。
 貨郎。打嬌惜。其品甚夥。不可悉數。首飾衣裝。相矜侈靡。珠翠錦綺。眩
 耀華麗。如傀儡杆歌。竹馬之類。多至十餘隊。二十三日。團忌禁樂。則
 有裝宅眷。龍燈前引。珠翠盛飾。少年尾其後。訶殿而來。卒然遇之。不辯真
 偽。及為喬經紀人。如賣蜂糖餅小八塊。風于賣
 字。李度。安貴。旗兒之類。以資一笑者。尤多也。

五家合隊

資治通鑑

唐玄宗。天寶十二載。韓琬奏三夫人。將從車駕幸華清宮。會於國忠。若車
 馬僕從。充溢數坊。錦繡珠玉。鮮華奪目。國忠謂客曰。吾本寒家。一旦緣椒
 房至此。未知稅駕之所。然念終不能致令名。不若且極樂耳。楊氏五家隊
 各為一色衣。以相別。五家合隊。紫若雲錦。國忠仍以劍南旌節。引於其前。
 舊唐書。楊貴妃傳。玄宗每年十月。幸華清宮。國忠姊妹。五家。色從。每家為
 一隊。著一色衣。五家合隊。昭映如百花之煥發。而遺細墜。琴瑟珠翠。環

永樂大典卷萬五千四百

八

關芳韻於路。楊太真外傳。楊國忠賜第。在宮東門之南。號關相對。韓國秦
 國。薨。棟相接。天子幸其第。必過五家。賞賜宴樂。色從之時。每家為一隊。

以當一隊

唐書。康于元。為集賢學士。玄宗將東之泰山。宰相張
 說。引于元商。裁封禪儀。初高宗之封。許敬宗議。周人

尚。是故先祭後燔。趙冬。儀等。以為先祭降神尚矣。而祭已而燔。神無由降。
 于元議。擬不從。說曰。康子獨出家輪。以當一隊。祀請決于帝。詔後燔。

馬隊

唐書。陶潛傳。陶淵明。示周掾等詩。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
 在城北。講禮。加以校。雖近

竹馬隊

劉孝集。同陳汝。裁。即中。徐州。席
 於馬隊。故云馬隊。錦筵催竹馬。盛

服看群兒。分路身事出。揚鞭意恨遲。歌長情
 景侍。舞罷晚風吹。此戲何為者。能銷謝守詩。

左右落隊

太平廣記

州門監王忠政。開成中。死十二日。却活。云始見一人。若衣赤情。引臂登雲
 曰。天欲汝行雨。隸於左落隊。其左右落隊。各有五方中馬。簇於雲頭。俯而
 下。重樓深室。囊櫃之內。纖細悉見。尼兩隊。而一隊於
 小項。餅子。貯人間水。一隊所貯。如馬牙硝。謂之朝雨。

羅漢失隊

冷齋夜話予住臨川景德寺。與謝無逸筆升閣。得禪月所畫十八應真像甚奇。而失第五軸。予嘲之曰。十八應聞解蟪蛄。少叢羅漢亂山門。不知何處避齋去。不見雲堂第五尊。明日有女子。來拜叙曰。兒南營兵妻也。寡而食素。夜夢一僧來言。我本景德僧。因行失隊。煩相引歸寺可乎。既覺而隣家要飲。入其門壁間。有畫僧。了然夢所見也。予方少年時。羅漢且畏予嘲。及其老也。如梵吉者。亦見侮可怪。

怪。蠅虎分隊

太平廣記山人王固。造判官曹叔政。頗禮接之。王謂曹曰。予一藝。自古無者。因懷中出竹一節。及小

鼓。規繞過寸良久。去竹之塞。折枝連擊。鼓筒中。有蠅虎子數十行而出。分爲二隊。如對陣勢。每擊鼓或三或五。隨鼓音變陣。天衡地軸。魚鱗鶴列。無不備也。進退離附。人所不及。凡變陣數十。遂行入筒中。曹觀之大駭。

潛火隊

溫華瑣碎錄所在官府有潛火隊。多不解其義。究之當用此燭字。吳楚謂火滅爲燭。左氏傳昭公二十三年。燭將庚各。直城志潛火隊。在府衙南。紹興二十一年。王侯胸置爲士。危屋三間。收貯梯桶鈎搭繩索鎔斧之屬。以備不虞。兵百人。每旬各執其物。以陳例。差提督指使一員。

火隊

孫子大攻篇。五日大隊。註張預曰。焚

水樂大典卷一萬五千首甲

九

其隊。使兵無戰具。故曰。器械不利。則難以應敵也。

雲隊

海隊

契丹志天祚。天慶六年。高水昌。既爲女直所斬。

其潰散。漢兒軍。多相聚爲盜。如吳種天等。所在蟠結。以千百計。自稱雲隊。海隊之類。紛然並起。每一飯。屠數千人。數路之民。殆盡。遂不能制之。

攢隊

遼史國語解。攢隊士。卒。攢族各爲隊伍。

押隊

秋浦所志。熙寧八年。正月。詔諸將官。每二十隊。差押隊一名。如遇差撥闕人。

六隊

數額王莽改河東。河內。弘農。河南。潁州。南陽。爲六隊。郡置大夫。職如太守。屬正職。如都尉。莽下書曰。常安西都曰六卿。衆縣曰大尉。義陽東都曰六隊。粟米之內曰內郡。其外曰近郡。有障徼者曰邊郡。合百二十有五郡。九州之內。縣二十二百有二。

其後歲復變吏。二郡至五易。名而還復。其略吏民不能紀。

部隊

宋華鎮雲漢居士約。未詳明曲。有倫。未防農事。尚占春。解教烏合。三千家。未往與。

出隊

圓悟語錄。出隊。衆請小參。師云。蘭城道友。集如雲。居似一合。選佛場。開不二門。光飾若巖。無古老。小參。住會四

方。聞者。爭如見底。見底。爭如激揚。酬唱。底。還有作家。禪客。麼。僧問。三世諸佛。只言自知。歷代祖師。全提不起。上大藏教。詮註不及。未審和尚如何。

師云。夾山到這裏。口似匾擔。進云。捉敗這老漢。師云。且喜沒交涉。進云。恁麼則天下人鼻孔被和尚穿却了也。師云。你且道。夫山鼻孔在什麼處。僧便唱。師云。也須穿却。進云。明眼宗師。天然有在。師云。猶是落二落三。師乃云。開佛祖鑰。鑰用向上鉗鏈。擬議不來。則千里萬里。當鋒薦得。則坐斷要津。此猶是化門之說。若確實而論。山僧有口無說處。諸人有耳無聞處。乃至日月未足為明。虛空未足為廣。乾坤未足為大。萬象未足為衆。到這裏。一槩一棒。一簇一撥。要見本分事。且問如何是本分事。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師示衆云。舉不願。即差互。擬思量。何到悟。且道。舉箇什麼。直說解頤。也是方本。這圓孔。何況更涉思量。計較道理。轉沒交涉。看實而論。有什麼事。直下無一絲毫。見聞玄妙。道理得失。到這裏。便是千聖出來。要舉揚也。無下口處。要作用。亦無動轉處。所以雲門云。向你道。直下無事。早是相埋沒了也。且道。什麼處。是埋沒處。灼然能有幾人到此。此是文殊普賢大人境界。豈是尋常涉道理。計較得失思量處。還知麼。須是絕情識。絕玄妙。千聖只言自知。亦無窠臼。照用淨裸赤洒洒。若頭道。只露目前。此子。如擊石大。此是向上人行履。若覷不見。切不得疑着。若無恁麼事。連磨西來。經六百年。亦不傳至今日。為有恁麼事。至今天下。列判相望。一一

水滸大典卷萬五千首甲

十

真善知識。踏師子座。各各為人天師。牙如利劍。口似血盆。其餘有窠臼。有依倚。黏皮着骨。有得有失。有傳授盡行入弄泥團處去。若是石頭馬。師百丈。黃檗臨濟。雲門。玄沙。岩頭。法眼。滿仰。曹洞。此等之流。皆是向上宗師。動靜施為。皆在此中行履。譬如師子捉象。皆全其力。至於捉兔。亦全其力。如僧問雲。居弘覺師子捉兔。亦全其力。未審全什麼力。雲居云。不欺之力。要須一一與他本分草料。且那箇是本分草料。豈不見長沙道。我若一向舉揚宗教法堂前。須草深一丈。事不獲已。向你道。盡大地是般若光。未發時。無佛無衆生消息。向什麼處得來。恁麼說話。早是葛藤了也。所以尋常向兄弟道。須是打疊情塵。得失計較淨盡。暮地一場汗出。自然活鱖鱖。天下人不奈何。幸有如是威風。有如是自在。若隨人脚跟轉。覓人涎唾。喫。則沒交涉。且如仰山問同參道。近日見處如何。對曰。實無一法可當情。山云。師弟解猶在境。問何故。仰山云。汝豈無能。知一法可當情者。他直得無一法可當情。尚遣仰山點檢。到這裏。無能所知。無一法。無無一法也。須是箇人始得。所以喚作無事人。方始。本來無事。只如目前萬境。縱然六凡四聖。那裏得來。直須超遠始得。且作麼生是超遠底句。莫恠從前多意氣。他家雷踏上頭。閣下座。承張李祥于湖。告七集山。疎。此大蘭若。蓋

永樂大典

卷一五一四〇

古道場野寺殘僧齋厨不繼寒風凌雨棟桶隨枯惟世尊住華嚴界海到
處見成頓佛法付有力種那不應坐視宜分薄劣來相經營張元幹歸來
集聖跡院出隊來化疎舊歲早穰甚廣諸方乃大例開堂今春飢饉異
常此地亦隨時責糶維康僧之香火號聖跡之道場初無田疇悉仰檀越

兌

鍾魚之響已聞斷粥飯之餘將落空是念貧女一錢辨心即同辨供稍寬
斷腸三茂知恩方解報恩欲種善因勢須猛捨莫看居士面且試老婆心
洪武正韻杜對切肥易也通也兌也又易兌為澤澤者水中之鍾聚也又
成蹊也如楊倞之說則卦名亦有澤音又悅也直也詩松栢斯兌以合从

兌合音洽兒與人同象兌卦又象人笑貌亦作兌凡从兌者皆然又見下
許慎說文落說也从儿合聲徐鉉等曰合古文兌字非聲當从口从八象

氣之分散易曰兌為巫為口大外切徐諧通釋音悅易曰兌悅也合音
兌杜會反劉熙釋名生滄蕙蘆曰兌言其柔滑兌兌然也顏野王上篇徒

外切陸法言廣韻突也又姓也顏元孫干祿字兌兌上通下正張參五經
文字兌兌上說文下經典相承隸省凡字從兌者放此丁度集韻吐外切

古作兌又詩行通兌矣兌上下通也司馬元類篇又余芮切芒也鏡或作
兌又徒活切龍兌地名在趙地又喜也吳棫韻補叶音欲雪切西方卦也

永樂大典卷一萬五千四百一

土

禮記引書說皆作兌釋名兌悅也物得備足皆喜悅也戴侗六書故在易
乾三畫而得兌八卦居一為象傳曰兌說也說文兌說也八儿合聲徐鉉

曰合古文兌非聲从口从八象氣之分散孫氏徒外切學記引說命皆作
兌按說文以合為聲蓋與學記同讀為弋雪切徐氏從八口蓋用孫氏說

而與合聲不韻故其為說而不同又綿之詩曰行道兌矣毛氏曰兌成
蹊也陸氏吐外徒外二切皇矣之詩曰松栢斯兌毛氏曰易直也陸氏徒

外切按毛氏錄詩文而變連其說如松栢亦何易直之有疑皆當音悅行
道兌矣商旅悅於塗也松栢斯兌松栢悅茂也徒一之音則偏音也史記

天官書中宮前列直斗口三星隋北端兌又曰參下三星兌曰罰漢書作
銳索隱曰星形尖邪也按此則兌又以尚切悅閑悅皆以兌為聲而銳悅

悅悅亦皆以兌為聲獨於徒外之音為不韻但悅悅亦有吐外之音蓋又
銳聲之轉也韓道昭五音類聚又利也又以雪切脫也服也楊桓六書統

定母兌从人从宀省余見透母兌同上然忠韻會舉要做濁音徐時夫韻
府羣玉又老子塞其兌閉其門五十二章兌自也門口也謂不妄視妄言

周易卦名今文作兌此讀如銳又本韻列卦名又詳於此者非是周伯琦六
書正詁兌从人从口上从人八者張口而氣分散舊注从合聲譌俗作

兌

周易卦名 三三

兌下程子傳兌序卦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兌之

所以次巽也。頃安世玩辭巽兌。巽與兌皆有坎之半體。巽不上出。所以

為入。兌不下流。所以為澤。巽自遊來。以六四為主。遊變為入。故為悔。言兌

自大壯來。以六三為主。壯變為說。故為來兌凶。李謙齋詳解卦氣秋兌準

以洗。馮椅輯注一陰見於二陽之外。陰陽相說。其象為澤。坎下耦變奇。有

水不下流之象。澤能說潤萬物。故其卦為兌。再筮得之。其名不易。易核總

義一引兌一于利一而兌一未兌一于兌一兌一說也。以重卦而論。初二四五陽剛

在各卦之內者也。六三上六陰柔在各卦之外者也。陰柔而在各卦之外。

兌說之小人而已。六三居兌說之始。下乘二陽。以為說。故初以和兌。而信其

行。二以孚兌。而信其志。此二陽爻言吉者。所以見君子待小人之道。上六

居兌說之極。下引二陽。以為說。故四以介疾。為有喜。五以孚于剝。而厲。此

二陽爻言疾與厲者。所以見君子遠小人之道。三上之為說一也。六三以

未兌言凶者。陰居陽位。不得其正。上六以引兌。不言凶者。陰居陽位。猶近

於正。惟以利貞為說。兌之所以亨也。趙汝保詳問於卦變。為兌重兌。於又

變為二陰爻卦。三三二二。二上初三。互易而變。合六友。則剛中而柔外。剛中

以立體。柔外以致說。折之。則三上偏柔而失其體。說不以正者也。四剛則

善矣。五不言兌。君不可心乎說。心乎說則害者紛至。可勝過哉。諸父皆有

義而無象辭。亦簡嚴。與它卦異。陳深讀易編二三。兌下卦以一陰居于

二陽之上。以男下女。陰陽和說。故為兌說之義。坎下一畫閉合成兌。坎水

塞其下流。川壅為澤。故兌有為澤之象。吳澄纂言二之二。下之十四。兌

經八純。少女主上。亦李恕易訓兌為澤說也。一陰在上。故為少女。兌

亨利貞

程子傳兌說也。說致亨之道也。能說於物。物莫不說。而與之

足以致亨。然為說之道。利於貞。非道求說。則為邪諂。而有

悔咎。故戒利貞也。朱子本義兌說也。一陰進。二陽之上。善之見乎外也。

其為澤。取其說萬物。又取坎水。而塞其下流之象。卦體剛中而柔外。剛

中故說而亨。柔外故利於貞。蓋說有亨道。而其妄說不可以不戒。故其占

如此。又柔外。故為說亨。剛中。故利於貞。亦一義也。董楷集說朱氏附錄。川

壅為澤。坎為川。兌為澤。澤是水不流底。坎下一畫閉合時。便成兌卦。便是

在於真正。故曰：允亨。利貞。要義說恐陷於諂邪。故利在真正。見前正義。李鼎祚集解三三二大官十 允亨利貞。虞翻曰：大壯五之三也。剛中而柔外。二失正。動應五承三。故亨利貞也。陳了齋說亨也。無不達也。利貞者。性情也。郭雍解允之為說。非有意於說。今亦非有意於求說。天下有說之道。在上者不達。是道以臨人。在下者得其志而自說耳。使有心於其間。非允也。允之所以亨者此也。何謂說之道。即王道是也。然使有心於其間。則為常人私欲之情。非天下之公說。是以利貞。惟貞則無私矣。故允固貞而利也。李光讀易詳說允之能亨。以澤說物也。以澤說物。非特物亨。已亦亨焉。說物者不以情感。則正矣。以情感物。未有出於正者。卦體一陰在外。二剛在內。內剛而外柔。以此說物。則不入於佞邪。而其道亨矣。李銜義海撮要。不謂之說。而謂之允者。聖賢感天下之心。必以仁義思惠之道。不可以言語口舌。故去其言。而為允。趙復齋說允之情見乎外。陰居上。故說。又非說順不能得陽。又陽盛。將決一陰。故說陽聚而不行。故為澤陰為岸。項安世玩辭允之亨利貞。自是三德。非利在於貞也。故曰：說以利貞言。以利與貞。而得說也。利者說之情。貞者說之理。柔在外為利。利者萬物之所說也。剛在內為貞。貞則天人之理得矣。順乎天。允上也。應乎人。悅下也。天人

水樂大典卷一萬五千五百

古

皆通所謂亨也。乃見亨者。亨者說之效。故極言之。泰節齋訓解允說也。見也。一柔見乎二剛之上。喜見乎外。允之義也。亨剛中而柔外。利貞三。五剛中也。又說易失正。故戒馮椅輯注允。徒外反說也。亨利貞。以象占馮椅輯傳允贊曰：允諸也。說卦同。又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太。民勸矣哉。雜卦曰：允見而巽伏也。胡翼之曰：其象為澤。其性為說。朱子曰：一陰在二陽之上。喜之見乎外也。澤取其說。萬物。說卦曰：允以說之。又曰：說言乎允。又曰：允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又曰：允為羊。又曰：允為口。又曰：允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又曰：允為澤。為巫。為口。為。為毀折。為附決。其於地也。為剛齒。為妾。為羊。允家為常。為輔類。石明卦義。象贊曰：履澤允。君子以朋友講習。石明卦用。序卦曰：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允。允者說也。程正叔曰：物相說。則相入。相入則相說。允所以次巽也。林黃中曰：巽之反也。自巽之允。二五不動。四又相易而成也。巽入乎其中。然後說見乎其外。物之至情也。石明卦序。亨利貞。贊曰：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正義曰：惠施民說。所以為亨。以說說物。恐陷諂邪。利在於貞。李于思曰：以陽下陰。陰相說。故曰允亨。亦猶成之所以為亨。王介父曰：說則亨矣。非貞而後亨也。朱子發曰：

永樂大典

卷一五一四〇

二五剛中。而五又正。乃戒之以利貞者。二三四不正。不正則陷於邪。悔吝將至。李子思曰。三女之卦。象辭必以歸于中正者戒之。蓋陰柔之性。多无所守。而兌說之質。最為易流。乃若三男之卦。直論其卦之德。而不使戒之以利貞者。陽剛之性。不至牽溺也。石明卦象占田疇學易蹟徑三三三

下五卦離 上五卦巽 巽小亨。離利貞亨。亨之象。兌。正秋。則萬物各正性命。保合大和矣。利貞之象。兌。亨利貞。愚嘗論六十四卦。唯乾有元亨利貞四德。其說已見於乾卦辭之辭。而六子之德。唯兌能具亨利貞三者。而卦辭亦无他辭。何也。蓋八重卦之義。大要則以順時理物為先。是故乾有四德。然藏於黃鍾未動之初。而萬物之所由以資始者也。坎離震兌。分主四時。皆乾德之發用也。或者乃強以四時而分配四德。烏知乾哉。故剛健中正純粹。不謂之神。而謂之精。而六子則言妙萬物而曰神也。且以建子之月言之。雖諸家以為貞之用事。然其時。則萬物之性已正矣。故坎不言貞。元氣雜動於中。而未亨於外。故曰。維心亨。民居東北。艮者止也。止則造化之功。藏於背而不著於面。其德如之。故皆不言四德。震曰亨者。萬物之始也。所謂始而亨者也。巽為小亨。則非陽氣之亨。乃陰氣之亨也。陰為小。一陰雖生於午。而建己之月。陽氣之功全。故陽不獨自亨。而亦能

永樂大典卷一萬五千五百

五

亨其小。故曰小亨。由此而往。則為利。故曰利有攸往。小者之亨。非見陽德之大。則不能成。素故曰利見大人。離則萬物皆相見之時也。萬物之相見。可知其亨通矣。然英華發外。秀而不實者有之。秀而不實。則安望其有歸根復命之正。若物皆如此。則今日之亨。其果能亨也哉。故得貞之利者。乃可曰亨。故曰利貞亨。坤居西南。土之正位。月令所謂中央土者是也。土乃萬物資生之物。故坤亦元德焉。品物由土而亨。故曰亨。然一陰生於午。自午至申。則陰氣全矣。氣全則陰乃得其性之貞。故曰利牝馬之貞。以午為馬。故也。兌為八月。萬物至八月。則皆成矣。萬物皆成。就則亨也。利也。貞也。是三德者。為可知也。言亨利貞。而不言元。以兌非四時之始。故也。元為六子變化之終。故能具亨利貞之三德。乾為八卦造化之始。故獨具元亨利貞之四德。乾始之。元終之。元居西方。乾居西北。循環相繼。生生不窮。其妙矣夫。魏了翁集義東萊呂氏曰。兌以說為義。人情憂則抑塞。說則流暢。所以亨也。然人情相說。則易流於其所順利者。苟非正。則必入於淫僻。所利者正。則說之正體也。聖人象兌之義。而指正體以示合象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以卦體論之。上下卦中爻皆剛。而外爻皆柔。夫柔。和樂易。固為可說。儻其中无所守。則其所謂樂易可說者。必易流動。故惟剛中而柔外。說以

利者則至公无偏。而上有以順乎天。歡欣浹洽。而下有以應乎人。此則兌之大體也。自說以先民而下。則兌之用也。大抵當適意時而說。與處安平時而說。皆未足為難。惟當勞苦患難而說。始見真說。聖人以此先之。故能使之任勞苦而不辭。赴患難而不畏。如文王之作靈臺。庶民攻之。不日成之。則民忘其勞也。楚莊王伐蕭。軍士多寒。王循而撫之。三軍之士。如快縲。此雖未足以望聖人之師。是亦三代使民忘勞之遺意也。至於說之大。民勸矣哉。又指說之正體而結上文也。趙汝樸釋。剛一陰居二陽之上。必胥說而後能兩兌自重。故仍經卦之名。兌說之蔽。易邪。故專以利貞戒之。係相直說。兌說也。說致亨之道也。非道求說。則為邪說。故戒之以利貞。姑汾適更証指。兌說也。和說之說也。說則通。致亨也。說而違剛則謫。剛而違說則暴。故彖曰。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天剛不吝。說而應乎人。樂惠澤而說也。故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太。民勸矣哉。張應珩解。兌主說。說乃亨。亨乃利於正。保深精易。扁兌說也。兌以陽下陰。陰陽相說。剛中而柔外。故亨。然說而不以正。則雖亨而不能各。說易於夫。正故戒以利貞。蘇起翁讀易記。兌正秋。萬寶告成。喜說之至也。亨通之甚也。又兌為澤。潤萬物。萬物莫不欣說而亨。然人說過。則巧言令。

永樂大典卷萬五十四

六

色。說謂說。無不至矣。故利在貞正。于易象義。兌者四陽之卦。自大壯來。三五相易者也。又為二陰之卦。自遯來。初二易三上也。然以自壯取義。兌者說也。一陰在上。為二陽所說也。本三畫之卦名。因而重之。亦以兌名。剛中而柔外。故亨。二五剛中者也。五雖正而二不正。三上柔外者也。上雖正而三不正。正然後利。不正則不利矣。兌為說。說者喜見于外。易以失喜。故以利貞戒之。此文以上下俱說為義。其登暴言。兌此義。皇兌下兌上之卦。而文王亦名之曰兌。兌說也。一柔見于二剛之上而說也。亨占也。程子曰。物莫不說而與之。是以致亨。利貞占也。利正主事者。防非道邪。諂之說也。俞琰集說。兌亨利貞。兌說也。兩剛在下。而一柔見于外。有和說之色。見于面之象。以兌遇兌。則上下皆和。說有亨通之道焉。然說之不。以道。則流入於邪。故戒之曰利貞。保八原旨。兌亨。以象言之。地之一陰。升於天上。降而為雨。故曰兌澤也。以體言之。坤之上爻交乾。而成兌。兌三。索而得女。是謂少女。以用言之。一陰。說於二陽之上。為眾陽所說。故曰兌也。以身言之。陰潤在上。而和說之象也。如此和說。致亨之道也。故曰兌亨。利貞為說之道。利於貞正。若以非道求說。則為邪說。而有悔吝。故戒之曰利貞。張清子集注。兌亨利貞。兵行可曰。宗致三女之卦。聖人多以貞。

戒之。離曰利亨貞。巽曰利貞。兌曰亨利貞。皆以正言也。三男之卦。則不言貞。震曰亨。坎曰心亨。艮曰艮其背而已。蓋陰柔之質。多病於不正。而陽剛之體。為能有立也。愚謂。夫兌乃不言之說也。說有能亨之理。為說之道。利在貞正。說之不以其道。則不說也。蓋不以其道。則非貞矣。趙珪解卦。兌上兌下。二陰在二陽之上。為陽所說。故為兌。兌為澤。為說。說萬物者。莫說乎澤。說有亨道焉。說之道。利在貞正。如所說不正。則為邪說矣。胡炳文通兌之所主者。在柔亨。亦主柔而言。柔外故說而亨。剛中故貞。本義先取剛中。故說柔外。故利貞之義。何也。卦辭與成同。成以艮陽下兌陰。則相感。感則亨矣。而相感易失於不正。兌以二陽下一陰。則相說。說則亨矣。而相說亦易流於不正。利貞者。戒辭也。三男之卦。不言利貞。剛固貞也。故成取无心之感。兌取不言之說。董真卿會通李氏。薛臣曰。以陽下陰。陰陽相說。故曰兌亨。亦猶成之所以為亨。又曰。三女之卦。象辭必以正者戒之。蓋陰柔之性。多无所守。而兌說之質。最為易流。乃若三男之卦。則直論其卦之德。而不優戒之以利貞者。陽剛之性。不至於牽溺也。陳應潤友變易經說。說也。內剛而外柔。惟其和說。故亨通而利正。苟持心不正。則和說之人。近乎同流合污矣。齊履謙本說。兌說也。行說于人也。說則亨矣。而說又不可不

正。說人而不以正者。天下多矣。因其可戒而戒之。解蒙精蘊大義。先儒曰。有君子之說。有小人之說。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卦中陽爻吉。而陰爻凶。君子小人之說。固不同也。蒙謂和而不流。君子為說之道也。梁寅參義。兌有亨之道。然必利於貞。不貞則不能亨。或身雖亨而道則屈也。大抵三女之卦。聖人多戒之以貞。故於離曰利亨貞。巽曰利貞。兌曰亨利貞。三男之卦。則不言貞矣。震曰亨。坎曰心亨。艮曰艮其背而已。蓋貞者。在於陰柔。則多不足在於陽。剛則其固有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五千一百四十